



YZLI 0890082984

What Happens in London 伦敦故事

● [美] 茱莉娅·奎恩 著 ● 樊卿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伦敦故事

What Happens in London

●[美]茱莉娅·奎恩 著 ●樊卿 译



YZLI 0890082984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伦敦故事 / (美) 奎恩 (Quinn, J.) 著; 樊卿译.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5133-0243-2

I. ①伦… II. ①奎… ②樊…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65813号

What Happens In London By Julia Quinn

copyright © 2009 by Julie Cotler Potting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AXELROD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NEW STAR PUBLISHERS

All rights reserve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登记图字01-2011-1844



橘子街

刘雁 主持

伦敦故事

(美) 茱莉娅·奎恩 著 樊卿 译

责任编辑: 战 丹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九 一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883108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0×1230 1/32

印 张: 10.25

字 数: 154千字

版 次: 2011年5月第一版 2011年5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243-2

定 价: 29.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此书献给格洛里亚，斯坦利，凯蒂，拉法以及马特
我没有嫡系亲属。我只有亲人。

还献给保罗，
即使他是个控制狂。

序

在 19 世纪初的英格兰，12 岁的哈里·瓦伦丁就已身怀两门绝技，这使他成为班上非常与众不同的人。

第一项绝技就是他精通俄语和法语，不过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他的外祖母，一个极度固执的俄国贵妇奥尔佳·佩特洛娃·奥博连斯基·戴尔，在哈里四个月大的时候就搬来瓦伦丁家住了。

奥尔佳讨厌英语，她经常说，世界上没有什么不能用俄语和法语表达的意思。

至于为何嫁给了个英国人，她却始终没有解释清楚。

“可能因为那需要用英文解释。”哈里的姐姐安妮小声嘟囔。

听烦了，哈里只是耸肩一笑，就好像任何一个称职的弟弟会做的那样。外祖母可能讨厌英语，但是她了解这语言，她的耳朵比猎狗都尖。当她在教室里的時候，用任何语言小声嘟囔都是件不明智的事。用英语小声嘀咕就已是愚蠢至极了，更不要说嘀咕的内容还是“不适合口头交流的法语和俄语”……

说真的，哈里很惊讶安妮还没有被打屁股。

像外祖母极度厌恶英语一样，安妮非常讨厌俄语。作业太多了，她就会抱怨，并且觉得法语也一样晦涩难懂。外祖母搬来的时候，安妮已经 5 岁了，她的英语已经根深蒂固，很难再让其他什么别的

语言有立足的地方。

而哈里却很乐意用任何一种语言交流。英语是日常用语，法语很高贵，而俄语就成了表达戏剧性和激动情绪时所用的语言。俄国很大，很冷；更重要的是，俄国很伟大。

彼得大帝^①，凯瑟琳大帝^②，哈里从小就知道他们的故事。

“呸！”哈里的家教教师给他上英国历史课的时候，奥尔佳不止一次嘲讽道，“谁是无主见者艾特尔雷德^③？无主见者？什么样的国家让无主见者成为他们的君王？”

“伊丽莎白女王很伟大。”哈里指出。

奥尔佳并不为之所动。“他们叫她伊丽莎白大帝吗？还是伟大的女王？都不是。他们叫她“处女女王”^④，就好像那是件值得骄傲的事一样。”

说到这，家庭教师的耳根都红了，这令哈里非常好奇。

“她，”奥尔佳冷冰冰地继续说道，“并不是一个伟大的女王。她甚至没有给她的国家留下任何王位继承者。”

“许多历史学家都同意女王避免婚姻是个明智的抉择，”家庭教师说，“她需要向外界展示出完全不受影响的形象，并且……”

他的声音渐弱，但哈里并不奇怪。外祖母用犀利的眼神，像老鹰一样盯着他。哈里不知道谁还能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说下去。

“你是个愚蠢的矮子。”她说道，接着转过身去。第二天祖母就炒了他，由自己亲自教授哈里，直到找到一个新教师。

①俄国沙皇彼得一世。

②俄国女皇，又称叶卡捷琳娜二世、阿列克谢耶芙娜大帝。

③爱塞烈德二世，被称为无主见者艾特尔雷德。

④伊丽莎白一世，又被称做处女女王。

为那时瓦伦丁家族的三个孩子（哈里七岁的时候小爱德华被送到了幼儿园）选择和招募家庭教师并不是奥尔佳分内的事，但是没有其他人愿意管这件事。哈里的母亲——卡特琳娜·戴尔·瓦伦丁从来没有和她母亲争论过，至于哈里的父亲……这个就与12岁的哈里的另一项绝技有关了。

哈里的父亲，莱昂内尔·瓦伦丁爵士，是一个酒鬼。

这并不是什么过人的技能。众人皆知莱昂内尔·瓦伦丁爵士酒喝得太多了。这个非常明显。莱昂内尔·瓦伦丁爵士不论走路还是说话的时候都摇摇晃晃，别人不笑的时候他笑。这对他们家的两个女仆（及莱昂内尔·瓦伦丁爵士书房的两块地毯）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酒精没有让他发福肯定是有原因的。

哈里就这样成了清除呕吐物的专家。

这事得从他10岁的时候说起。要不是为了向父亲要点零花钱，哈里也许就不管了。但他要是认为做这个事有太晚一说，那可就大错特错了。莱昂内尔·瓦伦丁爵士已经喝完了他的下午茶——白兰地，他的晚饭前小酌，晚上正餐的红酒，以及随后的波尔多葡萄酒，现在又回到了他的最爱，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从法国走私来的白兰地。哈里非常确定他用完整的英文句子表述了他希望拿到零花钱的想法，但是他父亲只是这么盯着他看，眨了眨眼，就好像完全不理解他的儿子在说些什么，接着就吐在了哈里的鞋子上。

所以哈里总是免不了收拾这堆烂摊子。

在那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一周之后，这种事又发生了，尽管这次不是正对着他的鞋子；接着一个月之后居然又再次发生。当哈里12岁的时候，任何一个像他这么大的人肯定不会计算到底为父亲清理了多少次呕吐物，但他一直是一个非常精准的人。一旦开始

计算，他就很难停下来。

大部分人超过 7 就数不过来了。这是哈里从阅读逻辑和算数中学到的，大部分人单凭视觉能够记忆的最大数字是 7。在一页纸上放 7 个点，大部分人可以看一眼然后说“7”。如果变成了 8 个，大部分人只看一眼就很难识别了。

哈里可以一眼识别出 21。

这个也没什么好惊奇的。在第十五次清扫之后，哈里准确记得父亲又多少次在走廊里跌倒，或者在楼梯上晕倒，或者没对准尿壶。但当他 20 岁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变得有点学术了，他不得不做好记录。

这必须是个学术问题。如果不是学术问题，那就是其他的问题，他或许发现自己很想睡觉，而不是在那里望着天花板说：“46，但是这次比上周二的呕吐面积小了一点。可能因为晚饭没有吃得太多。”

哈里的母亲早就决定对这种情况完全置之不理。她最常去的地方就是花园，精心照顾她母亲很多年前从俄国带回来的花。安妮早就跟哈里说过，当她 17 岁的时候，她就会嫁人，然后“离开这个地狱般的地方”。很凑巧的是，作为她决心的一个证明她也这么做了，虽然在那时她的父母并没有帮她找好亲家。至于爱德华，家里最小的孩子——他学着适应，就像哈里一样。父亲在 4 点以后就像个废人一样，即使他看起来非常清醒。（他看起来一般都很清醒，直到晚饭的时候，这时他整个就像掉了轮子的车子一样。）

所有的仆人也都知道，这并非说明仆人的数量很多。瓦伦丁家族在苏塞克斯的家一直都很整洁。作为凯瑟琳的嫁妆，瓦伦丁家每年还能持续获得 100 名仆人。但是这并没有转换成一笔可观的财富，

瓦伦丁家的仆人还是只有 8 个人——男管家、厨子、女管家、马童、两名男仆、女仆，以及一名洗衣女仆。尽管偶尔有些跟酒精有关的恼人经历，大部分人还是选择留在瓦伦丁家。莱昂内尔爵士可能是个酒鬼，但他不是一个刻薄的酒鬼，更算不上吝啬。因此仆人也学会了处理他的呕吐物，只要他足够清醒记得那尴尬的场面，就意味着可以得到一枚枚额外的硬币。

哈里也说不上为何要帮着父亲清理呕吐物，他完全可以留给别人做。或许他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事发生的频率；或者他需要时刻提醒自己酒精的危害。他听说他的爷爷也是个酒鬼。难道这个东西也遗传吗？

他不想弄清楚。

接着不久，外祖母突然去世了。就像在睡梦中一样平静——奥尔佳·佩特洛娃·奥博连斯基·戴尔绝不会想要这么毫无精彩可言地离开这个世界。她坐在餐桌前，正要拿勺子去舀汤，突然捶胸，喘了几声气，接着就倒下了。后来据说她倒在桌面上时肯定还有一些意识，因为她的脸完全没有碰到汤碗，却碰到了勺子，把一勺滚烫的液体洒向了莱昂内尔爵士，而缓慢的反应能力使他很难躲开。

哈里并没有看到这一切。12 岁的他还并不允许和大人一起吃饭。但是安妮目睹了一切，并且屏气凝神地向哈里讲述了这件事。

“接着他撕掉了他的领结！”

“在餐桌上？”

“在餐桌上！你可以看到烫伤！”安妮举起手，用拇指和食指比画出一英寸的长度，说：“这么长！”

“那外祖母呢？”

安妮抽噎了一下，但是只是一下。“我想她是死了。”

哈里咽了口唾沫，点点头。“她很老了。”

“至少 90 岁了。”

“我想她没到 90 岁。”

“她看起来像 90 岁了。”安妮自言自语道。

哈里什么都没说。他不知道一个 90 岁的女人会是什么样子，但是祖母的皱纹肯定比所有他知道的人都多。

“但是我告诉你整件事最奇怪的部分，”她向前侧身，说道，“妈妈。”

哈里眼睛一亮。“她做了什么？”

“什么都没做。毫无反应。”

“她坐在祖母旁边吗？”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她坐在斜对面——要帮忙还有点远。”

“接着——”

“她就只是坐在那儿，”安妮打断说，“她一动也不动。都没站起来。”

哈里想到了。事实上，他并不惊奇。

“她的脸甚至动都没有动。她就只是坐在那里，像这样。”安妮显示出一副毫无表情的脸，哈里不得不承认，这个就是他们母亲的样子。

“我应该告诉你件事，”安妮说，“如果她在我面前倒在汤碗里，我看起来肯定毫不惊奇。”她摇摇头接着说：“他们太荒谬了，两个人都是。父亲就只是顾着喝酒，母亲就干脆什么也不做。跟你说，我现在就等着我的生日，我根本不在乎我们是否需要参加葬礼。我马上就要嫁给威廉·福布什了，他们谁也管不了。”

“你不用担心，”哈里说道，“母亲肯定对这事没什么意见，父

亲醉成那样根本不会注意到。”

“嗯，说不定你是对的。”安妮嘴唇一抿，皱皱眉。接着，她探过头来耸耸肩说：“你很快也会走了，所以不用担心。”他们之间有着一种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手足情谊。

哈里点点头。再有几周，他就要离开家去上学了。

把安妮和爱德华留在家里而自己离开，他觉得有些内疚。但这根本比不上他首次去学校的那种新鲜感和解脱感。

能够离开真好。在充分尊重祖母以及她最爱的那些君主的前提下，离开这里甚至可以说得上是太棒了。

哈里当学生的日子正如他所期望的那样。他进入了哈所怀特公学，那是一所学风严明的男子学校，去这所学校的都是父母没有足够的威望（或兴趣，比如哈里的父母）把他们的孩子送到伊顿公学或者哈罗公学^①的孩子。

哈里很喜欢学校。他喜欢他的同学，他喜欢运动，他喜欢在学校的日子，他不用去房子里的每个角落排查，更不用每天晚饭后去看父亲，希望他呕吐之前不会昏阙过去。在学校，哈里会直接从教室回到他的宿舍，他喜欢路上每一串平静无事的脚步。

但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在哈里 19 岁的时候，他终于毕业了，和所有的同学一起，包括他表弟同时也是最亲密的朋友塞巴斯蒂安·格雷。毕业典礼是大部分男孩子想要参加的仪式，但是哈里却“忘记”了告诉他的家人。

^①伊顿公学和哈罗公学皆为英国历史最为悠久且最为著名的私立学校。

“你的母亲在哪儿？”他的姨妈安娜问他。就像哈里的母亲一样，她的口音背叛了她，尽管在他们小的时候，奥尔佳坚持和孩子们只讲俄语。安娜嫁给了一个伯爵的儿子，比卡特琳娜嫁的好。但这并没有导致姐妹之间的不和，毕竟，莱昂内尔爵士是一个准男爵，这意味着卡特琳娜是被称做“爵士夫人”的。但是安娜有钱有势，或许更重要的是，她有一个晚餐上从不多喝一杯酒的丈夫——直至他两年前去世。

所以当哈里嘀咕说他的母亲有些疲劳时，安娜完全知道他的意思——如果他母亲来了，他父亲肯定会跟在后面。自从莱昂内尔爵士在哈所怀特公学 1807 年学校典礼上摔了一大跤之后，哈里就再不愿请他父亲参加任何学校活动了。

喝醉的时候，莱昂内尔爵士就发不出“s”的音了，哈里不能接受另一次没有 s 发音的“伟大的，伟大的学校”的演讲，更不用说这是爵士先生站在凳子上发表的演讲。

那是一次在一阵沉默中发表的演讲。

哈里试图把他父亲拉下来。如果坐在旁边的母亲能帮他一把的话，他肯定能成功。但母亲却只是一直看着，像往常此类事件发生的时候一样，装作什么都没听到。这就是说哈里只能在一侧拉他的父亲，而使他失去了平衡。莱昂内尔爵士在哈里面前摔了个跟头并气喘吁吁，下巴撞到了椅子上。

换了另外一个人肯定早已暴跳如雷，但这绝不是莱昂内尔爵士。他滑稽地笑笑，说哈里是个“很棒的孩子”（没有 s 发音的），接着吐出了一颗牙。

哈里仍然保留着那颗牙。他没有让他父亲再踏入校园半步。即使这意味着他成为学校里唯一一位没有父母参加毕业典礼的学生。

他的姨妈坚持来家里看他，这让哈里很感激。哈里并不喜欢在家会客，姨妈和塞巴斯蒂安早就知道这是因为哈里的父亲，至少这是主要原因。哈里从来没有跟别人分享过他为父亲擦过 126 次呕吐物的事实，又或是最近祖母价值不菲的俄国产茶壶的损坏事件。莱昂内尔爵士被一个凳子绊倒，在空气中向前一跃（可能是为了保持平衡）接着腹部着地落在餐柜上，使那茶壶瓷釉从银质的核开始碎裂开来。

那天早上损失的还有三盘鸡蛋以及一片培根。

选择哈所怀特是因为它离瓦伦丁家很近，在 90 分钟的马车车程之后，他们走上了车道，开始了最后一小段路程。

“今年的树真是枝繁叶茂，”安娜姨妈说，“相信你妈妈种的玫瑰肯定长得很好。”

哈里心不在焉地点头，心里在计算着时间。这算是下午的晚些时候呢还是傍晚的早些时候？如果是后者，他就得邀请他们吃晚饭。他反正要邀请他们进家门，安娜姨妈肯定也想跟她姐姐打个招呼。但如果是下午晚些时候，那用下午茶招待他们就可以了，这就意味着他们也不会看到他父亲。

可晚饭就不一样了。莱昂内尔爵士总是坚持为晚饭着装。他常说，这是一个绅士的表现。不论他们的晚宴规模有多小（99% 的时候只是莱昂内尔爵士、瓦伦丁夫人，以及所有在家的孩子），他总是喜欢做主人的角色。这意味着要讲很多故事以及说一些妙语，可是莱昂内尔爵士常常讲着讲着忘了词，他的“妙语”也并不是特别的“妙”。

对他家人来说，这同时意味着很多令人尴尬的沉默，当调味瓶被打翻或是莱昂内尔爵士的酒杯又被装满的时候，家里人大部分时

间都装作没看到。

一次。

两次。

接着，当然，又一次。

从没有人阻止他。有什么意义呢？莱昂内尔爵士知道自己喝得太多了。哈里早已记不清他父亲有多少次转向他，抽泣着说：“（发不出s音）我对不起，真的很对不起。我并不想成为你的麻烦。你是个好孩子，哈里。”

但是从来没有什么改变。不论是什么让莱昂内尔爵士喝了这么多的酒，这种力量都远比任何内疚或遗憾有力得多。莱昂内尔爵士从来不否认他的苦恼程度。但面对酒，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至于哈里，就差没有把他父亲绑在床上了，事实上他并不打算这么做。所以他从来不邀请朋友们来家里做客，并且尽量不在晚饭的时候在家里出现。现在他毕业了，他开始数着能离开家去上大学的日子。

但是首先他得过完暑假。当他们到站的时候，哈里从马车前座上跳下来，伸出手来扶着姨妈下车。塞巴斯蒂安跟着下来，他们三个人一起朝客厅走去，卡特琳娜正忙着绣花边。

“安娜！”她说道，看起来要起身（但并没有完全起来）。“真是一个惊喜！”

安娜上前和她拥抱，接着坐在了对面。“我顺便把哈里从学校接了回来。”

“这么说，这学期结束了？”卡特琳娜低语道。

哈里尴尬地一笑，觉得自己应该为母亲的无知负责，因为他忘记告诉她毕业这事了。但换句话说，一个母亲难道不应关注这些

事吗？

“塞巴斯蒂安，”卡特琳娜向她的外甥走过去说，“你长大了。”

“当然。”塞巴斯蒂安俏皮地说，亮出他标志性的咧嘴一笑。

“天哪，”她笑着说，“你马上就要变成少女杀手了。”

哈里几乎是翻了个白眼。塞巴斯蒂安已征服了哈所怀特附近一带几乎所有的女孩。他一定是施了什么法术，以至于所有的女孩都对他有好感。

这事一定令人震惊，当然塞巴斯蒂安不可能和所有女孩跳舞。所以当光环散去的时候，哈里非常乐意成为站在塞巴斯蒂安身边的男生。

“已经没有时间再花前月下了，”安娜突然说道，“我已经帮他报了名，他将在一个月之内出发。”

“你要参军了？”卡特琳娜惊讶地看着他的外甥说，“真是太棒了。”

塞巴斯蒂安耸了耸肩。

“这个你肯定知道，母亲。”哈里说到。塞巴斯蒂安的命运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定了。安娜姨妈觉得自从他的父亲去世以后，他应该受更多男性方面的影响。既然塞巴斯蒂安不可能继承到什么封号或是财产，那他只能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打拼了。

没有人，甚至包括塞巴斯蒂安的母亲会想到这个在阳光下长大的孩子会想做一名神职人员。

塞巴斯蒂安对于在未来的几十年里跟拿破仑打仗没什么兴趣，但他却对哈里说——别的我还能干什么呢？他的叔叔纽伯里伯爵^①却

^①纽伯里伯爵。纽伯里，地名。伯爵为英国贵族的封号，每个伯爵的辖区仅限一郡。

不怎么喜欢他。伯爵已经明确表示这个嫡系的外甥塞巴斯蒂安不会功成名就。

“或许他会死掉。”哈里以一个19岁少年特有的敏感和机智，这样说道。

要让塞巴斯蒂安生气很难，尤其是跟他叔叔有关的事情。又或者关于他叔叔唯一的儿子，纽伯里爵位的继承人。“我的堂兄更糟糕，”塞巴斯蒂安这样回复道，“他在伦敦就曾试图把我了断。”

哈里很吃惊地皱了皱眉头。讨厌某个家庭成员是一回事，而试图在公共场合羞辱人又是另外一回事。“你都做了什么？”

塞巴斯蒂安微微一笑。“勾引他想要娶的女孩。”

哈里看了他一眼，目光充满怀疑。

“是啊，”塞巴斯蒂安大方地说道，“但是我确实勾引了他在酒吧看上的女孩。”

“就是他想要娶的那个？”

“而她不再想嫁给他了！”塞巴斯蒂安得意地笑着说。

“天哪，你都做了些什么？”

“没什么。我还不至于愚蠢到调戏伯爵的女儿。我只是……让她改变了主意，就这么简单。”

不过正如他母亲所说的，在军队里，他可没有很多机会谈情说爱。哈里试图不去想塞巴斯蒂安的离去，因为他是这个世界上哈里唯一可以信赖的人，绝对完全地信赖。

他是唯一一个从来没有让哈里失望过的人。

这是真的。塞巴斯蒂安并不愚蠢——事实上，正相反——但是他并不是块学习的料，而参军对他来说是更好的选择。哈里坐在客厅里的那张不怎么舒服的、狭小的、埃及式坐椅上，仍然止不住为

自己感到难过，也为自己的自私难过。他宁愿塞巴斯蒂安跟他一起去上大学，即使这对塞巴斯蒂安来说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你的制服会是什么颜色的？”卡特琳娜问他。

“我想应该是深蓝色。”塞巴斯蒂安有礼貌地回答。

“是吗，你穿深蓝色一定棒极了。不是吗，安娜？”

安娜点点头，卡特琳娜继续说：“哈里，你也是。或许我们也应该送你去参军。”

哈里吃惊地眨眨眼。参军这事从未被列入他的未来而被讨论过。作为家族里的长子，他将继承房子、男爵爵位，以及他父亲死之前能剩下的所有财产。他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走参军这条路。

除此之外，他是哈所怀特学校少数几个喜欢学习的学生，还被授予了“教授奖章”。他的母亲到底在想什么？她到底了不了解她的儿子？难道她建议儿子参军就是为了让让他穿着更时髦一些？

“呃，哈里不能成为一个士兵，”塞巴斯蒂安调皮地说道，“他在近距离都不能击中目标。”

“你说谎，我可能没有你好，”哈里反驳道，他转过来看着塞巴斯蒂安说，“但我比任何其他人都好。”

“那塞巴斯蒂安，你是个好枪手吗？”卡特琳娜问道。

“最好的。”

“他相当谦虚。”哈里嘀咕着。但是这是事实。塞巴斯蒂安是个神枪手，军队能招到他这样的人才一定很高兴。只是他们要管住塞巴斯蒂安，以防他勾引整个葡萄牙。

应该是半个葡萄牙。女性的那一半。

“你为何不喜欢当兵？”卡特琳娜问道。

哈里转向他母亲，试图去读懂她的脸，读懂她。她总是这么令